

主題：「後·福島」東亞圈·民主主義的諸相——臺灣·韓國·香港·日本及沖繩
講者：山口泉 Yamaguchi Izumi（作家·人權運動者）
與談：李承機（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時間：2019年10月8日（週二）13:00-16:00
地點：成功大學博物館二樓大會議室（成功校區）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場人文沙龍講座，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山口泉先生，他目前住在沖繩，是一位小說家、評論家，也是運動者。幾年前因為福島核災的關係，移居到沖繩。今年成功大學人文社會中心關心的一個研究主題是「遷徙」、「移動」，因此邀請了幾位國內外的人士來談談「災難遷徙」的議題。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關心近年東亞政治的變化，所以深感山口先生是很適合的人選，他可以同時就這兩個議題來和我們分享。今天，我們對沖繩或日本的印象，可能是一個適合旅遊的國家，有許多有趣的人事物，除了這些，我們很希望從日本的民間或像沖繩的民間，多了解一些不同的面向與真實的社會。那些問題，以及人們面對問題的行動，對我們而言，也許是一種更可貴的連帶。期待今天這場演講，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不太一樣，在媒體上面較難看見的日本或沖繩。本場講座的主持人是成大台灣文學系的李承機副教授，我們也希望透過李老師對東亞歷史與政治的獨到觀察與研究，為大家帶來一些不太一樣的討論。

李：我們就直接請山口老師開始，之後還有問答時間，提醒大家講的時候，切斷落、稍微講慢一點，因為我們有口譯需要翻譯。好，那我們請山口老師開始。

山口：大家好，我叫山口泉，昨天從沖繩來到臺灣。今天謝謝各位來到這個會場，也謝謝李承機老師給我這個機會。今天我的講題是「後·福島」東亞圈民主主義的諸相，後福島是指三一核災之後的時間，為什麼有此時代巨變？因為福島核災，不僅是福島或日本的問題而已，是整個東亞，甚至對整個世界影響很大的一起事件。首先，請大家看以下影片。

這是 2011 年 3 月 14 號上午 11 點 01 分的影片。東京福島第一核電廠三號機爆炸。大家認為這是氫爆炸，但我認為這是當時三號機 Plutonium 的爆炸，後來也開始出現專家認為那是 Plutonium 的爆炸。如果這是 Plutonium 的爆炸，那麼和長崎的原爆，是一樣的道理。也許影片上看不出來，不過後來冒的煙飄到很高的地方，像蕈狀雲一樣。這些是我曾經出版過的一些著作，第一部是小說。右邊是最新出版的書，這個紅色那一本，和右邊那一本中間就是三一事件的 2011 年出版的那五本書，只有一本是小說，包括這本小說。那五本，包括小說的那一本都是以福島核災為主題。我有意識到各位無法相信在日本談到福島核災是類似禁忌，尤其是以寫作這個職業來講，寫到福島核災在文藝家圈子裡是會被排擠的，但我仍然覺得這件事情必須提起，因此我三一福島核災的五本書都述及福島核災。

第一本《原子野的巴哈》，只有這一本是在東京時期寫的，這本是福島核災後我仍在東京一年的那時候寫的。第二本是《避難媽媽》，這本是彩版，是和我一樣，帶著小孩離開東京或是關東圈的一群媽媽的訪問記。我訪問了約二十名核災的母親們，這本書收錄了其中七個人的故事，我訪問的那些人當中，他們所說的有三點是同一件事。第一點是日本實在太奇怪了，沒有說出真實的事情，無論政府或媒體。第二點是，因此重要的事情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無論是我、或是我的小孩、家庭全部成員，都要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才選擇避難。第三點是，真的要生存的時候，其實重要的事情沒那麼多。這個訪問記大概寫這些。

第三本是 2016 年的時候出的，邊野古是現在沖繩反對美軍基地運動的一個地點，副標題是後福島與沖繩革命。這個福島與沖繩革命的組合是我想出來的，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是把希望寄託在這兩個概念上，沖繩有心的運動家也是很肯定這本書。只是這本書我寫到了沖繩革命的過程，在現實的社會，目前為止並未完全實現。2016 年之後的三年期間，經過了一些心酸、痛苦的紀錄，寫在右上角的那本書上。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沖繩的報紙連載的內容為主，沖繩的媒體也隱藏了很多問題，這一點也是我後面會再詳細說明的。另外，這本是短篇小說集，是以核災為主題的十三篇短篇小說集。對我來講，現在要寫小說的話，福島核災是最重要的問題，但社會上不這麼認為。

2011 年三一一發生核災之後，我還繼續留在東京一年，不過那一年的時間雖然留在東京，卻抱著很大的不安，身邊也有很多的不安，這邊簡單介紹一下。這張是我的搭擋，今天在旁邊的遠藤小姐的照片，福島核災之後大概幾個禮拜的時間，她都持續眼睛充血，一開始以為是過勞或是壓力的關係。一年後我接受德國綠黨的邀請到德國演講。在德國的杜塞道夫那邊，當時演講是有直播的，我在演講上秀出那張照片之後，有位日本的專家和我聯絡，他告訴我以下資料。這是日本感染症資訊中心、是國家機關的資料，遠藤小姐眼睛的疾病名稱：急性出血性結膜炎，通常發生率很低，但 2002 年到 2011 年某個時間點是暴增的，就是 2011 年。也就是說這樣的症狀，2011 年是急遽增加的，除了結膜炎之外，其他也有很多病狀、變化的情形。例如肺炎 2011 年、2012 年的時候數量增加。可見福島核災引發很多人類身體方面的影響。

再繼續講一下核災事故的影響。這是蘇聯車諾比核災後的變化，1986 年以車諾比為中心，整個歐洲都受到影響。以同樣的比例來看日本周邊的影響範圍，這個比例是一樣的。因為日本土地較小所以看起來不大，都是針對土地、土壤的調查。不過可見就是北俄羅斯到北美大陸甚至到阿拉斯加都有影響。這是 2011 年 4 月 6 號的圖片，因為這是只針對土壤的調查，所以看起來海洋沒有影響，只到美國西海岸那邊。

這是擴大日本周邊，以福島為中心，像車諾比事件一樣，顯示海洋污染的狀況。2011 年 8 月 11 日，這是核災不久的情形，所以擴大範圍沒有很廣。2012 年 3 月，核災一年之後的美國研究機關的資料，這是德國海洋研究中心的預測資料，核災一年的海洋污染的情形。現在 2019 年 10 月的情形是這樣子，這個顏色比較大，就比較稀釋了，範圍就是赤道以北的北太平洋都是幾乎遭到污染。這個是核災十年的預測圖，看起來的情形是一樣的。其實核災發生不久之後，日本的一些媒體是會提到污染情形的。這個是《日刊現代》，它是一個晚報，該報提到核災土壤的情形。這個是《東京新聞》，是一個日刊報紙，它是日本日刊報紙裏面算是被視為有良心的報紙之一。這個是 2011 年 6 月 18 號的報紙，標題是：小孩的身體出現一些狀況。這是核電五十公里福島郡山的一個報導，核災不久後還是有媒體會報導核災的影響，但即使算是這麼有良心的《東京新聞》，也是會註記：「跟輻射的關係不明」。這可以說是自由良心的報紙，有辦法講真話的一個極限了。到現在，無論是報紙或電視媒體，這種程度的報導已有點困難。最大的原因，我認為是目前安倍晉三政權所導致。他第一次擔任首相，也就是在核災之前擔任過首相的那個時代，2006 年 10 月 22 號的時候，在眾議院的會議上，有人向安倍質詢說，如果遭遇到海嘯的話，那個機器有可能會遭破壞，結果安倍當場否認這樣的可能性。雖然核災有很多因素，不過從歷史上來看，安倍在眾議院上的回應，是造成福島核災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安倍首相對媒體大力施壓，所以主要媒體很少報導核災的影響，媒體報導真相的話，政權會受到威脅，所以要一直施壓，其結果是在日本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這是我 2013 年離開東京到沖繩之前，在東京住家附近測量的輻射數字。這邊是 0.239 微西弗。這說明什麼呢？一年一毫西弗是可接受的標準，微西弗是毫西弗的千分之一，換算成一小時必須要是 0.14 微西弗，也就是說我在東京生活的地方，是 0.14 兩倍以上的數據。這是常磐高速公路，是從東京通到東北的一條高速公路，這是該路部分開通時的一則新聞，當時媒體認為部分開通對復興有很大的幫助。這是 2011 年 12 月 6 號，高速公路旁的一個測量器顯示是 0.5 微西弗，在這種數據下，媒體報導關注的卻是路線開通。

這是日本播映的福島相關新聞，報導了有人發放手冊給縣民，宣導在日本如何與輻射一起生活。也就是說，不是鼓勵縣民避難，而是鼓勵縣民跟輻射生活在一起。其實這本手冊並不是官方做的，而是民間團體做的，手冊上寫了哪些東西呢？例如：測量身邊的輻射值是很重要的，應確切地測量，在房間裡面生活的臥室紀錄是很重要的，盡可能在家裡面輻射較低的地方生活等等。在戶外的話，草叢輻射值較高，盡量不要讓小孩靠近等等。福島的核災很嚴重，不可能如此輕易解決，然而政府不像車諾比那樣制訂徹底的對策。

下方那些袋子裡裝有污染的土壤，旁邊就在種田。日本的餐飲業展開一連串「吃福島食品來支持他們吧！」的活動，裡面有很多也許在座各位也很熟悉的店家。在這些活動當中，核災的真相一直被掩藏起來，雖說台灣未必是同樣的工廠，但有些店家也在台灣展店，這些店家都參與了吃福島食品來支持他們的活動。相對於此，台灣方面也有一些拒絕日本食品進口的行動，這樣的行動雖然在日本也是針對核電的態度，有時候被利用在政黨的策略裡。不過福島的核災或是核災食品，無論如何都是攸關人的健康，所以我很希望台灣的大家在這點上堅持下去。並非誇大，核災的情形，首先是當下被曝，接著透過食品，造成體內第二次被曝。還有第三次被曝，像是土壤等，也就是把污染土壤搬運到原本沒有遭受到被曝的地方，具體的例子是我現在居住的沖繩。沖繩離福島有兩千公里，不過沖繩縣民對福島米的消費是全日本第三名。福島之外，第一名是東京，第二名是兵庫，第三名就是沖繩。為什麼這樣？因為福島的米比較便宜，沖繩的社會水準在日本裡非常低，所以廉價的福島米往往特地搬運到沖繩販賣。我認為這也是一個結構性歧視沖繩的現象之一，而為了混淆這種奇怪的事態，用一些像是「支持福島」或「支持福島食品」這類政治宣傳來隱蔽。

實際上我有些還住在東京的朋友，大概四十幾歲還很年輕就突然心臟疾病過世的情形很多。琉球大學的名譽教授矢ヶ崎克馬，他一直在研究廣島原爆後那些灰塵的輻射量影響，他是長野縣出身，長期都在琉球大學任教。我本來就知道這個人，移民沖繩後與他開始交流，去年我和這位矢崎教授曾到台北、台中進行兩場演講。我和他的演講剛好是在台灣去年舉辦公投之前，矢崎教授研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以 2011 年為界，日本人口快速下降減少，人口統計的解讀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作業，矢崎教授目前的估算裡面，2016 年到 2017 年一定是核災影響的有十幾萬，照理來講，人口的減少是那個藍色的線條的變化，不過實際上是紅色的情形，目前是一億兩千四百萬的人口，這當然是之後繼續深究、研究，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數據。

目前在日本，媒體的情形是，因為明年將舉辦東京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引起公民的注意。然後實際上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之後到今天仍然是有「核能異常事態」這個情形，在「核能緊急事態宣言」這種情形下舉辦奧運絕對是史前無有的，現在的日本根本不是支持日本奧運的關鍵。不過就安倍的立場來講，或許是為了隱藏他過去否認海嘯造成核災的可能性，因此隱瞞自己的過失、疏忽而強行舉辦奧運，他絕口不提的就是核災或是核電的影響，現在日本的主要媒體完全是在政權的控制之下。

台灣的各位是在 1987 年之前，是在真正的戒嚴令之下生活的，後來經過連續的民主運動後獲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我對台灣這點甚感敬佩。相對於此，日本的情形呢？以 1945 年 8 月 15 號為界，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敗北了，然而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局勢，敗戰日本經濟起飛，其他東亞國家並沒有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局勢有很大的改變，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號之後。日本的戰後可以說是自我約束，並不需要實質的戒嚴令，因為是人民以自我約束來限制自己，這個我向來稱作精神上的「戒嚴令」。這樣的戒嚴令之下，每個人必須擁有講真話的勇氣，因此我個人希望台灣的民眾也抱著這樣批判的態度。像明年要舉行的東京奧運，去年我曾聽到台灣即將參與東京奧運時的正名運動，不過我認為明年的東京奧運是為了隱藏安倍過去的失敗而舉辦的。我也看過台灣主要媒體的一位女主播曾採訪過福島，這樣的情形令人痛心。

我對核電的問題，早期的著作也有提過，是以車諾比核災為主題、以小朋友為對象的繪本，這個故事也提到我象徵暗示車諾比核災的事件。這裡面出現了蘇聯的少女，是甲狀腺疾病的少女。這張是我剛剛提到的 2013 年受邀到德國綠黨的講座，這是 2016 年底受邀到台南的台南大學及國際特赦組織的講座，無論是核災前後，我一直關心核電這件事情，雖然抱持著對核電的恐懼不安，不過實際的行動上，是沒有想到 311 之後的發展會變成這樣子。沒有太多的想像，不過曾有個想法，就是假設日本發生車諾比核災的話呢？也許日本會因為那起事故而覺醒，那個時候，1945 年沒有實現的真正的民主化也會出現。但實際上並沒有，令人驚訝的是，核災的影響慢慢地洩漏出來，不過日本並沒有改變。政府媒體會隱藏起來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我以為一般民眾接觸到這些資訊後會產生改變。雖然有一部分的人看到了這些資訊真相之後做了一些行動，不過大部分還是沒有改變，他們並非不接受這些資訊也並非完全不擔心，至少還是有些不安。每個人心中有不安，但一旦把不安說出口，好像就會受到其他人異樣的眼光，一般人都會害怕跟別人不一樣，每個人心中都有這種自我約束，好像每個國民互相監視，即使心中有多麼大的不安，就是沒辦法與其他人共享。

這是安倍首相和他的夫人，他們在全世界各國揮灑錢，砍掉很多日本國內福利政策的預算，然後把錢灑在國外，對天災的對策也沒有實行。除了這樣的行為之外，還增稅，接受到的稅金不是回饋給民眾，而是給那些大企業。安倍政權到今年 8 月 23 號為止，是日本戰後最長的政權，2798 天。這個安倍首相的大舅舅佐藤榮作是以前的首相，佐藤政權也是長期政權，但安倍政權超過他的政權。不僅是安倍，其他日本政權很多都是世襲的，這樣的支配結構從明治時期甚至從江戶時期是都沒有改變的。日本的制度就是明治以後的制度，日本最長的政權是桂太郎的政權，這個桂太郎，也和安倍晉三、佐藤榮作或是安倍的祖父岸信介等，曾經當過首相的這些人一樣，是日本長州出身。戰前的桂太郎政權是兩千八百多天，是日本內閣最長紀錄，再延續下去的話，安倍政權到十一月就會超過史上的紀錄。

這是安倍首相夫人，就是剛剛照片上的安倍昭惠，這是她的 twitter 發文，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寫的是擁護、保護輻射。

「如果我是輻射的話，我一直以來為人類辛苦工作
結果現在被當作是壞人，噢，好難過哦！

我對輻射表達感謝，謝謝您。」

這兩個人在全世界各地灑錢並發出錯誤訊息，這樣的政權竟然即將打破日本內閣制最長紀錄，難怪日本會走向滅亡之路。這是上次奧運閉幕典禮時安倍突然出現的畫面，巴西奧運的閉幕典禮，以日本最自豪的馬利歐的打扮出現在閉幕典禮上。他一直在作秀，一直隱藏他的事情對核災的責任。日本現今政治，行政之外的三權分立完全是崩解的，這是個我今天發給各位的，目前連載於週刊《金曜日》雜誌的文章，這是上禮拜最新一期的封面。東京電力的幹部，三名幹部在官司上被判無罪。而這些是一直追究東京電力對核災責任、熱淚盈眶來抗

議的人。過去的這幾年，安倍政權常常在國會上強行表決，不僅如此，後來甚至開始採取「閣議決定」，這完全無視憲法。三權分立中的司法也是完全崩解的，所以判決這三名東京核電幹部無罪，也就是說三權分立在日本已完全無意義。如果東京電力幹部被認為有責任的話，曾否認海嘯會導致核災的安倍，其責任也會連帶被討論。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安倍已經完全進入獨裁情形，因此引發許多反對人士對此政權提出抗議。

這是東京新宿的車站，一名男子抗議安倍政權強行表決通過集體自衛權，在陸橋上抗議之後自焚，不過對這起抗議自焚事件，及這位男子後來的狀況如何，媒體並沒有什麼報導。在所有媒體當中，《東京新聞》幾乎是唯一一個後來做了較詳細報導的媒體。照理來說，有一個人以自焚來抗議是很大的事件，媒體應該要報導，可是卻很少人在報導。這個時間往前是1960、70年代，安倍晉三的大舅佐藤榮執政的時候，這名人士為了抗議日本協助越戰而自焚，他的名字叫做由比忠之進，是一位主張世界語的人士。這個人之前也曾因沖繩歸還問題抗議過，後來抗議日本支持越戰，在首相官邸前面自焚。我剛剛到這個會場之前，同行者告訴我前面這個廣場名稱的由來，市民們稱它為南榕廣場，也告訴我鄭南榕先生是抗議獨裁政權而自焚。除了日本、台灣之外，韓國也有抗議獨裁政權自焚的事件，他們稱之為「焚身抗議」。在韓國民主化運動過程裡，許多人曾用自焚來表示抗議，在日本也是，但像這名人士，他連名字都沒有被報導，雖然我私底下聽過一些消息，但還是沒辦法確認他的真實身份。他在陸橋上抗議後，把帶來的汽油淋在身上然後來自焚，報導上連名字都沒有，而且他是否過世了也不得而知。至於網路上，有一些組織性的人針對他的行為進行人身攻擊。

像這位由比先生，日本也存在多位這樣的抗議人士，台灣應該也有很多抗議人士，韓國也有很多。即使每個國家都曾經存在過這樣的抗議，甚至為了抗議犧牲自己性命，但面對這種死亡行動，日本、韓國、台灣的態度很不一樣。在韓國，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的時候，有一名柳寬順的十六歲少女，他被日本官憲逮捕後死亡，柳寬順的存在，幾乎所有韓國人都知道。不過在日本，1960年代的安保鬥爭，發生於安倍的祖父岸信介擔任首相期間。在1960年6月的國會議事前的抗議行動中喪命的東京大學學生，名為樺美智子。這個名字現今日本大學生不太認識。沒有繼承對死者的記憶，可說是日本的特徵，日本過去就有這樣的精神和土壤。

甚至現在2011年發生的311的核災，日本政府他一直說福島發災發出來的輻射量是車諾比的七分之一，即使這樣的日本政府公佈的七分之一的數據，也是廣島原爆的168倍的量。有一個研究顯示福島的輻射量是車諾比的4.4倍。近期日本政府開始說，遭到污染的水要排放到海洋，我認為後來輻射的數據已是車諾比的五倍，即便如此日本這個國家還是不願意說出真相。

我在日本的社會裡有個深切的感受，在日本社會沒有真相，沒人願意說出真相，因為講真話會被孤立、被排擠，而被孤立、被排擠是比死亡還令人害怕的，日本社會存在這樣的精神。1945年日本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東京遭到空襲，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在沖繩則有沖繩戰，而廣島長崎被投下了原子彈，我小時候知道這些事情時，腦子裡留下一些印象，然後三一之後我深切感受到日本社會從戰前到現在並沒有改變。《原子野的巴哈》這本書的內容，原本是在我的部落格上發表，這本書裡提到福島核災後，日本是一個沒有〈波茨坦宣言〉之後的日本。戰爭時期的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和美國打仗之後，如果接受〈波茨坦宣言〉就可以投降，不過核災並沒有這樣的無條件投降或是〈波茨坦宣言〉，就是沒有結束的方法，這樣的情形之下，全日本國民都是陷入一種沈默狀態。

這是剛剛跳過的，1945年8月10號，日本快要戰敗的時候，日本新潟縣的縣長發布的公告，這是日本歷史上比較少見的。那時候已經投下廣島跟長崎的原子彈，新潟其實也是美國的目標之一，當時新潟縣長很關注長崎跟廣島核災的情形，他自己決定呼籲民眾避難，即使現在的日本也很少見，就是縣長自己決定呼籲民眾避難。這個指示，將有助於新潟民眾免於空襲，雖然結果來說美方並沒有在新潟投下原子彈。我看過福島核災之後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首長，也呼籲民眾盡快避難，但沒有如這位新潟縣長一樣迅速，因為美國投下原子彈是8月6號廣島、9號長崎，而這個是佈告是10號就公佈了，是很快捷的行動，這是很少數的例子。

很多人都陷入沈默底下，所以今天的演講大綱的第一個標題就是死之國日本，用這樣的名字，是除了生命實質的危險之外，也就是肉體、身體的危險之外，日本的批判精神也是滅亡消失的。今天的資料中第十三頁之後，是2013年在德國，邀請世界各國作家出版的一本紀念集，這是在裡面我發表的一首詩，標題是從死亡之國也可以談希望嗎？有日英對照，各位可以參考英文部分。即使如此，在日本，人們比起死亡還要害怕被別人排擠、被孤立化，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自殺性行動常常發生，同樣事情也發在今天的日本，與其說是一個突發情形，不如說是內在的精神狀態顯現出來而已。因為如此，我選擇沖繩避難，當然是日本內地和沖繩，有所謂支配、被支配，或是殖民、被殖民的情形，身為日本人，我抱持著責任感，也想要把日本人發生的事情告訴沖繩人。我認為沖繩的美軍基地問題，和福島核災的問題是相關的，結果上是一樣的，我希望把兩事連接起來，兩個地方的人是可以連帶的。前面提到的就是，從福島的米搬運到沖繩販賣，基於歷史上日本對沖繩的殖民地支配，這樣歷史上認知之上，我有一本著作叫做《邊野古的辯證法》，如果我的理想實現的話，這個可以把它定義成沖繩革命。這個不用說，當然不管發展是怎樣，日本人對沖繩的責任是不會消失的。

現在簡單介紹沖繩現狀，圖片上是美軍基地的分佈，這麼小的沖繩裡分佈很多美軍基地，近幾年除了沖繩本島之外，離島的石垣島或是宮古島都慢慢要塞化。順帶一提這是基地的分佈圖和日本沖繩土質的對照圖，可以看到利用基地的土地，很多都是地質比較堅固、健康的，很多重要的地方被美軍佔用，沖繩縣民的生命被忽略。美軍的放肆行徑也不斷發生，這是2016年4月28號的事件，一名二十歲的日本女性，被美軍性侵後遭殺害，後來家屬也拚命地去尋找女大學生的遺體，都找不到。4月28號的夜晚失蹤之後，5月19號才找到遺體。這個遺棄遺體的現場，除了這些性侵事件之外，很多美軍的犯罪行為不斷發生。這是美軍新型的飛機叫做 Osprey 傾斜旋翼機。上一任的縣長翁長雄志，在2014年受到沖繩縣民壓倒性的支持當選，他的主要政見就是把美軍基地消除，我當初也強烈支持他，他當縣長之前是那霸市的市長。我們看他那時候是有抱持著很大的危機感，就是告訴民眾說，沖繩慢慢被收編在日美的軍事體制之下，被逼迫站在前線。奇怪的是受到民眾支持而當選的縣長，以結果來講，並沒有為了消除美軍基地而做出實質的努力，反而是協助日本，在邊野古蓋新基地，積極協助填海作業。這張照片是邊野古上空的照片，我搭乘飛機時剛好經過邊野古上空，這是填海之前美麗的海洋，目前填海工程是已經進展到這樣的程度。這是2015年8月的照片，2014年到現在的填海的情形。

那位女大學生性侵事件的同一年年底就發生墜機事件，日本內地的媒體卻沒有報導是墜機，反而說意外降落，文字都不一樣。這些是琉球媒體的報導，所以就寫墜機。這個事件發生之後，駐沖繩的美軍最高司令官勞倫斯還說，沖繩縣民應該要感謝即使發生這個事故也沒有造成死亡，因為美軍的駕駛是很優秀的，所以墜落海上，沒有造成一般縣民的傷亡。即使發生這樣的事件，翁長縣長在任期間並沒有明確的表態與行動。現在世界的武器即使不是

核武，也是很多軍事方面的武器都有輻射，所以當初墜機的時候也是，這些美軍的士兵也是穿著輻射防護服來拆解機體，日本政府完全沒有對應之下，把所有證據都讓被美軍回收了。

這個翁長縣長任期後期發現自己有胰臟癌，後來沖繩的發展，據說是發現了翁長的遺囑，這個遺言當中，點名了繼承者，就是這位玉城丹尼，他以繼承者身分受到民眾支持而當選下一任縣長。然而這位玉城丹尼對美軍基地的態度比翁長縣長還要曖昧，他當選不久後，在《文春》這個日本保守雜誌上接受專訪，表示他不是反美也不是反基地，這對積極反對美軍基地並實際參與行動的人來說是一種背叛。這位縣長曾在廣播電台當主持人，甚至組織過樂團，這些形象也助長了他的人氣。我最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提到這張照片，這位縣長身上的T恤，是日本一個名為「田宮」的著名模型公司企業。田宮製作哪些模型呢？很多美軍的軍機，歷史上殺過很多民眾的那些戰鬥機，這些並不是田宮自己製作的，不過也販賣 Osprey。這是二戰之後使用的美軍軍艦，這是搬運投下廣島原子彈的軍艦，他穿著在製作這些模型的公司的T恤，他自稱說，穿著這樣的衣服然後在一個音樂祭表演有助於提高沖繩的知名度，我對這樣的新聞深感遺憾。

我在 2013 年成為沖繩縣民之前，自首次到沖繩旅遊以來，約有四十幾次來到沖繩的經驗。當然，身為旅客接觸的沖繩，與移民後認識的沖繩，是很不一樣的。常見有人在日本內地把沖繩升格，讚揚現今沖繩，好像就代表著自己是夠自由的，把此變成一個標籤。也就是說越誇獎沖繩，越感受到自己的道德位置提升。我認為這樣的行為並非真心想要與沖繩共享他們的苦難，反而是消費沖繩，用最惡劣的方式來詐取沖繩。另一方面，沖繩內部本身就有比較看不到的階級性，我認識的沖繩大眾、民眾，跟上面一些有特權的政治家、政客、媒體、知識份子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與那些一般民眾連帶。不過就現狀來講，日本有形無形地對沖繩進行剝削，所以我對這個年代是有點悲觀的，當然毫無意外地，這些責任在於包括我的日本內地人。

在此情形之下，這位是山城博治先生，在邊野古及另外一個在北邊的高江的反美軍基地運動上算是領導的角色，他患有惡性淋巴腫瘤的癌症。2016 年的 10 月到 2017 年的 3 月，五個月的時間被日本政府逮捕拘留，被逮捕之後有一段時間一直在監獄裡面，我認為這是很明確地衝著他而來、針對他的一種白色恐怖。而且他本來就有癌症，很遺憾的山城博治先生被拘留的五個月的時間，在我看來，沖繩反美軍基地的運動，不管是倫理上或是道德上都快速地衰退，不得不說日本的這種白色恐怖，算是成功的，到現在為止，山城先生還是在現場進行抗議。

這位島代文子小姐，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沖繩跟美軍打仗的時候，年僅十六歲，今年已經九十歲了，在沖繩戰時被美軍的火源放射器所傷，身體很大面積都留下傷痕與後遺症。戰中她與家人分離，逃難中喝下的水攤裡，有很多民眾的血，她喝那樣的水生存了下來，經歷過那樣的經驗，她現在經常坐著輪椅，在那些抗議現場鼓勵著其他民眾。我認為她的政治判斷一向正確，像我前面提到的翁長縣長的問題，她也點出了。她是我很尊敬的人，後來也成為沖繩右翼勢力攻擊的對象。這是 2016 年 10 月的照片，有一次，沖繩的右翼勢力欺負她，警察卻莫名其妙地就逮捕她，她到案之前先到一個抗議現場為其他的民眾加油，隔天到警察局到案，在警察局質詢時，右派宣傳車停在警察局前，播放警報的聲音，警報的聲音其實會讓大家想起當初沖繩戰時的空襲警報聲，結果她身體感到不適，質詢就中途停止了。

像是這個島代小姐或山城先生等等，這些人是超越沖繩日本相關的種種矛盾，真正可以連帶的一群人。即使我對上一任縣長或後來的玉城縣長有很多意見，不過還是希望繼續在沖繩，與這些人保持連帶關係，繼續向他們學習並活下去。1945 年的沖繩戰，到 1972 年是在美軍、美國的軍政之下，1972 年後回歸日本，照理來說有和平憲法之下的日本，這個回歸是日本遵守和平憲法的回歸，然而這樣的原則被踐踏之後該怎麼辦呢？這之後才會討論起沖繩的所謂的主體性，在這樣的局面之下，我看韓國及台灣近幾年的發展有很多想法，這邊先離開沖繩，來談談東亞的情形。

這個影片是一個韓國的展覽會，這是兩位畫家的展覽，這兩位是李山厚與全景浩，戴著帽子的是我，拍攝影片的是遠藤小姐。這是 2017 年 5 月韓國南部的光州。影片裡面兩位畫家，就是這個作品的作者，這個作品是後來複製的。在韓國軍事獨裁的時代，全斗煥在任時，創作這個作品被判違反國家保安法。於是這兩位畫家被逮捕。韓國的獨裁政權的黑暗歷史當中，畫家因創作而違反國家維安法遭到逮捕是史上第一次，他們遭逮捕之後被拷問，期間這幅作品也被丟棄了。目前留存的作品，是依照他們當初的記憶去復原的。這是韓國總統全斗煥，及美國雷根總統，描述這些人分裂了南北韓，讓民眾陷入痛苦。告發這個現狀的內容，被認為違反國家保安法，而遭逮捕被拷問。後來很多民眾藝術的畫家也被逮捕，這兩位算是最先被逮捕的人。這兩位都是 1960 年出生，比我小五歲，兩位算是盟友關係，我 2005 年認識他們，後來成為很重要的朋友。

我想詳細說明剛才影片的內容，這個彈吉他的是這首歌的作曲家本人，他叫金鍾律，這首歌內容是 1980 年 5 月韓國南部的光州，發生了對獨裁政權的大規模市民抗議行動。也許各位曾聽說過，這當中誕生了一首歌，紀念光州事件之前在一個抗議行動中喪命的一位女性，與光州事件中喪命的人。他們的夥伴們紀念他們兩個人，算是過世後結婚。這位女性的名字叫做朴寬賢，男性的名字叫做尹祥源，這首歌就是描述這兩位的故事，除了韓國民主化運動之外，在很多東亞其他國家也被流傳下來的〈為了你的行進曲〉。這首歌由金鍾律先生作曲，影片攝於 2017 年 5 月，這是兩位畫家因此作品被逮捕後的三十週年，是韓國 1987 年 6 月發生民主化鬥爭後三十週年，也是紀念曾經被權力奪走的作品再度復活，於是在光州市民美術館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回顧展。在這個開幕典禮上，這個作曲家金鍾律先生自己邊彈吉他邊唱。

愛，榮譽，名聲，什麼都沒有留下
一生堅持的，如熱血般的盟誓
同志一去不復返，唯留旗幟飄揚
直到新的一天到來之前，我們不要動搖
歲月雖然會流逝，山川卻會知道
醒來時的吶喊，熱烈的嘶吼
我先走，還活著的人跟著前進吧
我先走，還活著的人跟著前進吧

最後的副歌部分，「soso」的韓語是「首先」的意思，那個韓語裡面 *nagata* 跟 *kata*，這邊特地用 *nagata*，不是單純走的意思，是離開出門的意思。離開出門是什麼意思呢？是和後面「還活著的人跟著前進吧」的部分有關。這邊我的理解是「先走」是先從活著的人的世界離開的意思，所以我在韓國人民民主化的運動當中產生這樣的想法，有生者跟死者的連帶，是一個生者跟死者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有這樣的認識。這首歌在韓國從小朋友到老人都會唱，

目前的政權成立的時候，也是國民政府、集會的時候也是唱這一首，不僅如此，這首歌已經流傳到東亞各地。

我想再請大家看一遍剛剛的影片。這是李山厚，左邊是全景浩。李山厚被逮捕、拷問後有心理創傷，那個心理創傷還在。我深受感動的是，這兩位一直合作、協力至今。出席那個活動的人，很多都是從事韓國民主化運動的人，我在 2005 年認識這些韓國民眾藝術運動的藝術家，在與他們交流當中，曾經為他們的作品寫過文章，所以 2017 年也受邀參加 party。

也請看一下其他的作品，這是李山厚與全景浩。李山厚現在有很多佛教方面的作品，所以他的民眾藝術不僅單純是抗議的作品，以東洋畫來說水準很高。這是 2015 年光州舉辦的李山厚個展。他們是好朋友，我對此畫面印象深刻，每次看，我都聯想到 John Lennon 跟 Paul McCartney 兩人的畫面。這個是李山厚的作品，是佛像，不過這幅佛像的下方描述了韓國民眾市民的生活，可見他對韓國民眾的關心。這是李山厚的代表作品之一〈地獄圖〉，這是我今天帶來的《邊野古辯證法》的封面照，描述的是地獄，底下描繪了越戰、韓戰殺害當地民眾的美軍士兵在地獄裡被懲罰的景象。他的作品畫得很詳細，像這幅地獄圖也是，筆觸很細膩。

這是李山厚描述 1980 年光州事件的畫面，是廣場抗議的一個歷史性畫面。這是 2010 年另外一位全景浩的作品，展現他的技術與構圖能力，背景是 1910 年，日本併合韓國的那一年，在韓國把它稱作庚戌國恥。另一部作品也是全景浩的作品，標題叫做〈恨〉，怨恨的恨，這個恨的概念很複雜，除此之外，也有悲傷悲哀，也有這些意涵。此圖內容是紀念日本所執行的從軍慰安婦，描述當時很多少女，有一部分是曾經當慰安婦的女性的作品，將其引用過來，用一個構圖畫在作品上面。全景浩非常優秀，他曾造訪多次韓國一個支援慰安婦的單位，與那些曾經是慰安婦的女性交流，並非為了畫圖，而是想幫助她們。更重要的是，他曾告訴我，比起這個作品，慰安婦阿嬤親手做的作品更厲害。我個人認為不管是全景浩自己的作品或是慰安婦阿嬤的作品都非常厲害、優秀，我認為這是很多光州民眾藝術作品很出色的理由之一，藝術超越了藝術，才堪稱藝術，如果只是單純的藝術的話，它就連藝術都不是了，這是我的想法。

這也是全景浩的作品，是戰爭時期被日本三菱公司強制徵用而從事運動的女性們。當時曾被徵用的一位女性，梁錦德女士，她抗議戰爭時期被不當地徵用，向日本的法院抗議並要求賠償金，日本的判決卻完全忽略戰前、戰後貨幣價值的變化，判決上是只給付她九十九元日幣。去年韓國大法院也是判決戰爭時期日本徵用工的問題，也是相關的，這些韓國人所提出的，可以說是很理所當然的要求，但面對這樣的要求，日本政府或媒體完全忽略歷史。其實這樣的態度，沖繩當地的媒體也是一樣的。我前面提到的，沖繩媒體也受制於較特權的階級。這個作品是一位名叫洪成潭先生的作品，描述前幾年發生於韓國的沈船事件，2015 年曾經在成大展示過，我也和洪成潭一同參與在成大舉辦的研討會，那個研討會今天現場的鍾秀梅老師也在場，也是首次與鳳氣至先生見面。這個 4 月 26 號的事件對韓國造成很大的影響，這個事件對民眾的影響就是後來造成當時的朴槿惠政權倒台。只是這個作品因為是畫到朴槿惠，剛剛畫到穿紅色的那個女性，所以美術展無法展出。洪成潭之後把朴槿惠的畫面畫成雞來嘗試看看能否展出，結果美術館還是不願意展示。後來朴槿惠政權倒台變成文在寅政權之後，他的作品以及剛剛兩位藝術家的作品才被展出來。

剛剛提到那個〈恨〉的作品，近年曾造成話題，金運成和金曙旻夫婦所做的慰安婦雕刻的作品，那個慰安婦的雕刻作品，也許各位知道。希望大家也認識這個叫做〈恨〉的作品，不是說兩個做比較，而是兩個都很重要。這個金運成和金曙旻的作品原本要在日本名古屋的美

術館展出，後來被取消了，這個名古屋事件後來的發展我不是很清楚，不過可以說的是，那些堅持言論自由人士的策展是現在日本的一個現象。像是李山厚、全景浩他們的作品，日本怎麼樣面對，將是接下來的課題之一。這是出席前面提到的洪成潭的美術展看到的台灣版畫家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是描述二二八事件的著名版畫作品。不知道各位認不認識黃榮燦？我很好奇目前的台灣多少人認識這個黃榮燦，這個是描述二二八事件一開始，是賣私菸的女性被警察虐待的情形。這個研討會是洪成潭跟黃榮燦兩個時代連結的美術展，我那時候也是有造訪台北的六張犁，黃榮燦被埋葬的地方，朋友告訴我有二百多人被埋葬於此，與其說埋葬，應該說是被遺棄。想起這被遺棄的二百多人，我感到非常痛心。

我和那些光州韓國民眾藝術家認識於 2005 年。光州事件發生在 1980 年，當時我 24 歲，經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我認識了當時參與那個事件的藝術家，感慨很深，到現在仍持續與他們交流。我近幾年也常常造訪台灣，也是在此過程中認識到二二八事件，同時也是對台灣的民眾、市民的活力感到敬佩，我很重視的就是民眾那種產生共鳴的力量。二二八事件一開始的情形也是，目睹林江邁遭遇的市民發出抗議的聲音，民眾是否對不公義的事表示抗議，有沒有這種力量很重要，亦即對人的痛或悲傷能否產生共鳴。

回到一開始的話題，現在的日本社會就是沒有產生這種共鳴的力量。前幾天有個事件，日本新宿車站有一名視障人士從月台掉下去被火車撞死，這是自殺還是純粹意外我是不得而知，但我覺得這起事件的嚴重性在後面。後來站務員把事故的地點圍起來，在處理大體的時候，有些民眾把手機伸進圍起來的區域裡拍遺體畫面，當然看不下去的站務員警告民眾不可以這麼做。這與二二八事件抗議的民眾相較，真的是天壤之別，在日本真的是倫理觀衰退沒落了，核災發生以來仍舊沒有改變，且危機越來越大。

這是李山厚的作品之一，是一個虛構的郵票。這位叫做全泰壹，抗議韓國勞工被剝削的處境，也是對別人的痛產生共鳴。這名女性叫做權美卿，他是 1990 年代韓國鞋工廠的女工，那個工廠在罷工的時候，警察前來逮捕他們，他為了表達抗議，從工廠的頂樓跳樓自殺，他把自己的遺言用鋼筆寫在自己的手上，因為如果寫在紙上怕被警察沒收。他寫什麼呢？

請別把我埋葬在冷冷的土地上
而是埋在你們心中
我將與你們常同在

遺書的後面是：我並不是工廠裡面的零件，而是權美卿，是這個人。

韓國民眾這樣的熱情，也是後來發生集會並促使朴槿惠倒台、文在寅政權成立的動力。

這個不是那個集會的活動，是批判目前的法務部長的一個集會。這樣連帶的運動，不論在台灣或韓國都還是存在的，我對這點還是抱持著希望。相對於此，剛剛前面提到的，日本是目睹意外死亡的人竟爭先恐後拍照，那種社會的氛圍，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在這種有點絕望的情況下，日本一些團體開始有些新的力量。這位叫做山本太郎，以前是演員。這十位都投入了參議員的選舉，這個團體叫做令和新選組。令和是日本新的年號，不過我認為這是他們的操作，並非讚揚令和新时代，有點逆向利用顯著名稱的意味。每個參選者都各自象徵現今日本社會的問題，後來當選的是前面兩位，一名男士一名女士。一位叫做船後先生，他是重度身障者，連呼吸都無法控制而需仰賴人工呼吸器的狀態。另外一位木村英子小姐，也是身心障礙者，無法自己行動。這個政黨是以不分區的方式參選，讓這兩位

排在第一名、第二名而優先當選，結果是只有這兩名當選，連黨主席山本太郎也落選，因為他在不分區裡排在比較後面，這次參議員選舉造成一些潮流，後來的確是有影響的。

我現在關注他們的抵抗行動能否成功，還是安倍政權，算是反動政權，是不是真的成功。這是山本太郎當時的政見，廢止消費稅、最低薪保障、或是學生獎學金不用歸還。這個我補充一下。

所謂的獎學金是指就學貸款，必須要歸還的，所以日本獎學金制度對於一些利用獎學金制度的年輕人來講是很大的負擔，一畢業就要負債幾百萬日幣。還有就是增加公務員，強化民政，補償第一產業農業漁業等。還有一個就是重新處理或廢止「とんでも」(也就是很離譜)的一些法案，及走向軍國主義的那些法案，取消邊野古新基地建設等。第八就是立即廢核以及不讓民眾繼續被曝。這些政見完全與現在安倍政權所做事相反。山本太郎原本是演員，但他因為一些政治發言，幾乎被媒體排擠掉，後來就參選了。我在 2011 年他還沒參選，在演藝界開始有些政治發言的時候已經在支持他，直到現在。這個是十月初新宿車站的聚會，他舉辦廢止消費稅的一個聚會，也許可以這麼說，他們的行動，是否能夠阻止安倍政權的暴行呢？當然這次他們落選了，但過去六年當選參議員的時間非常積極地參與很多問題的討論，他的演說吸引很多人，他也到過多次沖繩，這次其中一次我們的合照。我還是希望台灣的各位可以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是不是針對安倍政權的行為，且真的有些影響，希望大家能繼續關注。雖然目前山本太郎的影響很有限，原因與其說是山本太郎本身的問題，不如說是日本社會很多結構性問題。所以如何打破日本現狀，我自己也是期待有所幫助的。

我常常用這一句，今天發給大家的資料的最後一頁，我在這本德國的紀念集上面寫的：

真正的希望是，在人無法生存的世界裡，仍不斷地希望身為一個人而生存下去。
原本，人就是活在無法生存的世界，但仍不斷地希望身為一個人而生存下去。
請不要害怕一開始就敗北、放棄人之道的人們。

因為安倍政權為首的那些人，都是透過利害關係來連結的，真正的連帶關係是超越利害關係的，台灣、韓國、日本一部分的人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些人是被連結的，當然人之後還是要繼續活著，有連帶比較好。無論如何連帶還是很重要的，無論是跨國的或是國內的，我今天來這個會場的路上也看到光復連儂牆，我對在這樣的場合發表自己的想法感到很高興，謝謝各位。

李：因為需加上翻譯時間，以及山口老師談論的內容頗多，剛剛向主辦單位確認，原訂四點結束，我們希望可以四點半之前結束，也希望留一點時間讓大家提問。本來主辦單位叫我做些評論，我還是盡量縮短，我想從四個方面稍微簡單談一下。

第一，什麼是國際社會；第二，市民社會之下的科學家或者技術家的角色；第三，衍伸過來民主主義的極限或是要重新思考民主主義的意思；第四個是弱者、少數者的戰略。以下分項說明。因為我要講日文，所以中文的部分簡短，日文盡量讓山口老師可以理解。

我想要思考一下什麼是國際社會，因次要聊一件事情，一個是車諾比跟福島核能發電廠的事故，大家應該可以想到雖然車諾比是 1986 年發生的，但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特別是他的所在地，是在烏克蘭北部，烏克蘭因為比較朝向西方，他一直想要西化，所以現在其實是西方在幫助他做個更大的棺材，幫助他們不要讓放射線釋放出來。至於放射線的量，這個是技術者或科學家在談的問題，我們的數據也是從那邊來的，剛剛山口老師也提到一些，我們等一下再談。

福島的事件發生以後，大家有沒有發現，日本好像沒有求助於外國，很奇怪，他們就自己處理。甚至日本他們國家好像怪東京電力，有一部分好像是人為的關係，海嘯以後，因為柴油發電機也失效，只能讓災害變得更擴大或怎樣。但是之後沒有求助國際社會是很奇怪的，所以為什麼福島的事件沒有求助於國際社會？可能跟日本整體的封閉性，跟日本對國際社會的認識有關係，特別是在東亞這個區域，好像是被當作東亞的老大，一方面又被當作強國。他不像蘇聯，或不像烏克蘭、或俄羅斯這麼糟糕，一定要自行處理，我想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問題，所以其他的亞洲國家應該試想一下，到底面對國際社會或者對國際社會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第二點是關於市民社會跟科學家的關係，市民社會我想大家應該知道基本上的設計原理，或這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經過討論的方式，或許是民主的結果，或許是市民大家討論的結果，最後當然就變成政策或是當然變成所謂輿論。但是科學或者技術者在工業革命，尤其這一兩百年來不斷介入這個過程，最後可能造成這些科學家或技術者跟政權就會「野合」。甚至我們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政策，往往是技術或直接稱技術觀念，當發生災害或是發生需要社會救助、急難救助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有非常多的定義出來，甚至用科學的眼光來做些分類等等。

就福島事故來看的話，因為有海嘯跟原子能的事務，就分成三種受害者。一種是只有單純原子能事故的受害者，二是海嘯的受害者，三是兩種都遇到的受害者。其實這三種人在後來日本政府救助的時候，不管是用金錢計算，或是用科學家的方式計算他們被害的條件或被害的結果，然後再給予金援，造成的結果是發的錢是不是都不一樣，這三種人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甚至住在不同社區而已，新搬到一個地方去住，住到不同社區還會吵架，這個我想大家可能沒想過。這也就是我們在思考說，包括從核能技術，一直到市民社會，一直到整個現代化的這種狀態，甚至我們可以說美國化的狀態，因為核能發電本來就是美國在近代化裡面的不斷在提倡的一個所謂「進步的」、「先進的」東西，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我想這很值得大家思考。

第三個是民主主義的界限、極限。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介入這種天災的時候，或在介入這種天災救助的時候，好像會比較注重民意，但我們看美國的九一一或者是福島的這些事情，或是一些常常發生的天災或風災等等之類，到最後好像都會變人災，或者是會有一些人災批判的說法出現，那是為什麼呢？其實民主主義國家，並不見得就有比較好的應付災害的機制，例如九一一或是山口老師一直提到三一，最後造成的是一個以緊急為名的獨裁，甚至最後是要把他跟戰爭相比。比如說防災如同作戰之類的，這個關於山口老提到一些日本媒體的說謊或不報導等等，甚至把奧林匹克拿來粉飾、精神戒嚴令這些，這個剛好我自己有點經驗。

剛剛有提到那個 2014 年 6 月 29 號那個新宿車站自焚的人，當時我剛好在現場，我沒有看到，去的時候看到一大堆人，有在叫來叫去，他已經在燒了，所以我沒有看到燒的樣子。但是我在那邊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看，當天我就很關心那個新聞，可是後來都沒有報導。隔天剛好就是山口老師剛剛講日本的內閣的閣僚會議要決定釋憲，他們自己要把憲法重新解釋，當然就是對自衛權的解釋有改變，外面一大堆人在抗議。那些抗議的過程裡，因為我去國會圖書館，前一天就有經過，第二天我知道要決戰，最後閣僚會議出來要宣布他們所做的解釋，大概都知道結果會怎麼樣，反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我就一直在那邊等等等到晚上大概九點多才離開。我看到的現場是都老人，甚至跟老人聊天，他們都是經過安保鬥爭的人，就是 1964 到 1968 經過日本那個安保鬥爭。當場也有年輕人，不是沒有。接著我就回飯店去，回飯店去十點左右有新聞開始播之後我就看，居然新聞播這個抗爭有很多年輕人，就拍攝年輕媽媽推嬰兒車這樣，那個是少數中的少數，其實都是老人。我在現場看就有老人，即使幾

千人，那電視根本在說謊啊，不知什麼原因，所以說謊的程度不是只有山口老師提到的那些事情而已。包括 6 月 29 號自焚事件，電視也都沒有報，所以民主主義是有他的界限的，包括警察的角色，現在香港警察的做法或是等等之類的。大家應該了解到民主主義不是一個制度而已，是要不斷確認，像現在或許日本最需要的就是監督那些媒體，媒體要把事情好好地播報出來，當然還有其他自媒體之類的。

第四點就是少數者的戰略，其實這邊本來想講一些沖繩的例子，不過時間關係我就不講，我們就談台灣或者最近香港的例子。在台灣關於統一跟獨立的問題親日抗日等等，大家應該都可以了解，都有牽涉到這種少數的戰略，因為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是少數，有時候講統一有時候講獨立或是在那邊翻來翻去，其實常常都是一些戰略性的考量，最近不是有人在談統獨是假議題之類的？或者是說台灣的民主制度缺陷很多，我不是說大家不要太認真，很多政治人物、很多台灣的人，特別知識份子，在談這些時候都有非常強的策略性。直接講好了，有個叫柯P的你們曉得吧，他就有非常強的策略性在後面，他們一直在思考所謂弱者還是少數者的戰略該怎麼辦。當然你可以很直接地說我就是要向強權對抗，今天山口老師透露出來的意識大概也是這樣，但是常常少數者或弱勢者，像現在香港的抗爭也是，他們面對的是像機器人一樣的港警，越訓練有素打人打得越誇張。台灣警察也是，你不要以為台灣警察不會打人，光三一八那時候，三二三也打得很慘，你們應該都知道，所以不是不會打人，一但那個機器人發動起來都是很厲害，甚至現在香港年輕人用自殺或更激烈的手段，像剛剛山口老師提到的那些自焚的例子。所以其實更應該思考的是，在少數者的戰略裡面，如果純粹戰略的話，可能就是比較接近現在的政治人物。可是山口老師提到的是，他雖然沒有具體，但他其實就是一個倫理學的戰略，可能是道德高度、是一個倫理學高度的戰略，譬如說我們用什麼樣的精神。當然我不是鼓勵燒身自殺，但就是倫理學的高度有沒有辦法拉出一個比較具有高度或比較有影響力的這類的戰略。那我們就請山口老師回應一下好了。

山口：台灣的年輕人有很多想法，比起日本的年輕人，各位或許一時想不出其他問題，我今天的摘要上有個人資料、email，所以有問題的話可以來信問我，寫信用中文也沒關係。謝謝李老師的一些想法分享，有關那個市民社會。「市民」這個概念本身是比較西洋式，我是很重視市民這個概念的。在冷戰結束宣揚資本主義限定的那個年代，柏林圍牆崩解、蘇聯消失的那個年代，我把 1989 年之後的世界定義成資本式的中世，那個是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概念被否認之後，就是資本或者是金錢至上的時代，我其中一本著作叫做《新的中世來臨了》。不是單純說社會主義敗北然後資本主義限定，產業革命等等要過渡期的那個時代當中，是物品優先於人類，我的想法就是針對那些貨幣、物質就是必須要讓人的尊嚴要復活，社會主義的父權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不過現在面對核災這個破滅性的世代也是需要更深刻的討論，必要的作業是人權要重回，有一個說法就是製造新的藝術復興，這會牽涉到李老師提到的民主主義的問題。我認為認識民主主義後，市民社會雖然曾是大家的目標，但目前為止並沒有真正實現，這個邁向民主主義跟市民社會的路上當中，十九世紀末是有個陷阱在，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解決目前的困境。

我不斷強調安倍政權之下，13 世紀英國的大憲章之後邁向民主自由社會的路，在日本社會完全被切斷，我認為這不是理念的問題，實現民主自由不是理念的問題，問題在於是不是有人真的落實、體現這個思想。一直說言論自由，言論自由、表現自由這種說法，只是不斷地像口號式的呼喊也沒有意義，表現自由、言論自由，就是對想要限制言論自由、表現自由的對象，透過自己的作品來打破這個限制，這麼做才有意義。這次名古屋藝術家的作品被禁止展出，這種很可恥的情形，是因為日本知識份子沒有真正瞭解所謂的表現自由、言論自由是什麼。為了表現自由、言論自由，要像前面提到的三位作家或是台灣的黃榮燦，或現在香港正

在進行的那些實際運動，才得以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市民社會還是沒有實現的，不過還是希望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可以為了讓這樣的社會得以真正實現，而繼續努力。

（朱英韶整理）



臺灣學
N C K U